

2014
2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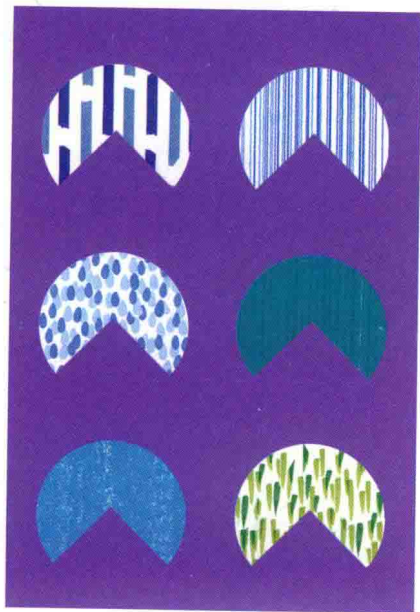
LIU QINGBANG
DUANPIANXIAOSHUO
BIANNIAN(XIA)
(2014—2015)

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(下)

周口文化系列丛书·文学卷

卷五

银扣子



刘庆邦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”

刘庆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以《走窑汉》走上知名的站台，不论时尚内转外转，一路以《信》以《鞋》以《响器》吹响自己的唢呐。不吹“法国号”，不吹“萨克斯”。

——林斤澜

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，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。我甚至很难想到，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，持续地写这样的好短篇。

你读他的文字，能体会到他对文字的珍爱，这是一个如农民爱惜粮食般爱惜文字的人，从不挥洒浪费，每一个字都用得是地方。

——王安忆



LIU QINGBANG
DUANPLANXIAOSHUO
BIANNIAN(XIA)
(2014—2015)

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(下)

卷五

银扣子

刘庆邦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· 郑州 ·



作者简介

刘庆邦，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遍地月光》《黑白男女》等九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响器》《黄花绣》《大姐的婚事》等五十余种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分别获第二届、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到城里去》和长篇小说《红煤》分别获第四届、第五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。长篇小说《遍地月光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。获《北京文学》奖十次、《十月》文学奖五次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七次等。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五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。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。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等国文字，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。

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、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。中国作家协会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目 录

一剪梅
001

火
016

回娘家
030

煤 瘢
041

梅花三弄
057

种扁豆
084

只告诉你一个人
098

婆 媳
113

烟花灿烂

126

银扣子

140

杏花雨

156

啄木声声

170

黄刺玫

185

让她到家里来嘛

198

留言

214

小心

231

一剪梅

这个村庄在中原这块土地上存在了几百年，其间被水淹过，被火烧过，被土匪践踏过，但没有毁灭，还在顽强地生长着。村里的人家，由当初的两三户，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户；人口由十几口子，繁衍至三千多口子。

在过去的几百年里，村里的闺女极少远嫁，只在方圆几十里圈子内的村庄打转转。同样，因为腿短，村里的小伙子也极少娶外地的女孩子当老婆。民国年间，只有一个在外边当了军官的男人，还乡时带回一个家在外地的妻子，算是一个异数。

现在情况变了。随着村里外出求学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断增多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男女婚嫁的地理局限被打破。村里的闺女有的嫁到了深圳，有的嫁到了新疆，有的嫁到了长春，还有的嫁到了北京。嫁到外地的闺女究竟有多少，都是嫁到了哪些地方，

恐怕谁都说不清。或许有人嫁到了台湾或国外,可能性也不是没有。

凡事有出就有进,近二十年来,全国各地的女子嫁给该村男子为妻的也不少。这些女子有四川的、贵州的、江西的,也有青海的、内蒙古的。在城里或外地生活的就不说了,长期在村里居住的外省来的女子就有好几个。她们当中,有的是被人口贩子拐卖过来的,捆过几次,打过几次,生了孩子,就不走了。多数女子并没有受到什么强制,是她们经过试验和考察,觉得自己找的对象不错,对象所在的村庄也不错,自觉自愿地就在村里住了下来。

她们的到来,带来了各地的口音和方言,也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。四川来的那位,不管下地干活,还是到镇上赶集,还是愿意背着一个背篓。她买了芹菜,放进背篓里。买了猪肉,也放进背篓里。从集上回到家,卸下背篓一看,里面只剩下芹菜,猪肉却没有了。她买的猪肉红红的,像刚开的鲜花一样,怎么不见了呢?她问:我的肉呢?我的肉呢?丈夫说:你的肉不是在你自己身上嘛,瞎找什么!她果然低头在自己身上找,找不到,她才说:我买的是猪肉。丈夫说:你的脑子是猪脑子,你身上的肉不就是猪肉嘛!她听懂了,与丈夫对骂:你才是猪脑壳,你们一家人都是猪脑壳!江西来的那位,打儿子打得很凶,儿子稍不听话,她甩手就抽儿子的嘴巴子。当地的告诫是,打人不打脸,骂人不揭短。她不管这个那个,照样把儿子的脸抽得啪啪的。恼上来,她还习惯扔儿子,掂住儿子的胳膊或掀起儿子的耳朵,一扔,就把儿子扔到一边去了。贵州嫁过来的是一个小巧型的女人,她手小脚小,脸小嘴小,乍一看还像一个没长开的女孩子。别看她长得小,身体的开放程度却比较高。

这些都不说了,这次主要说一说一个叫楚品梅的女人。楚品梅是湖北人,娘家住在长江南岸的一个村庄。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

船工，船工在水上漂来漂去，挣的钱不往家里拿，都填到别人女人的“水坑”里去了。她一气之下，和丈夫离了婚，一个儿子也留给了丈夫。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开私家诊所的乡村医生，医生的老婆生病死了，她便去诊所补了缺。医生没有营业执照，在一次给人看病时又夺了人命，结果被人告发，给抓到该去的地方去了。楚品梅跟第二任丈夫没有领结婚证，二人只是同居关系。她不必跟人家打离婚，只把诊所的药品卖掉一些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走，到外面去！别人可以到外面讨生活、看世界，她并不比别人笨，干吗不到外面闯一闯呢？她来到一座小城，到一家私人开的灯泡厂找到一份工作。她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把做好的灯泡安在带电的插座上，看看电灯明不明，明了，就是合格，不明，就是废品。干了几个月之后，工资很低不说，她的眼睛也有些受不了。夜里，她躺在床上不检验灯泡了，眼前似乎仍有灯光在一明一灭地闪烁。白天，眼睛盯着一个又一个灯泡时，眼前却一阵阵发黑。不好，再这样干下去，她的眼睛非瞎不可。她在厂门口修鞋时认识了一个修鞋匠，鞋匠得知她在厂里检验灯泡时，说干这个活儿的人都干不长，太费眼。又说鞋坏了可以修，眼坏了修起来就难了，一辈子都是麻烦事。鞋匠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是一个烧砖窑的砖老板，说砖老板把泥土变成砖，把砖头变成钱，砖老板的钱多得像砖头一样，如果她愿意，可以帮着砖老板把钱花一花。坐了轮船坐火车，坐了火车坐汽车，鞋匠把她带到砖老板那里去了。砖老板把她打量了一下，说她的样子像城里人。砖老板请鞋匠和她喝了一顿酒，她就留下了。砖老板欲火很旺，把她当作了一座砖窑，除了给砖窑烧火，就是给她烧火。刚到窑厂的头一天，砖老板竟连着给她烧了三把火，把她烧得火辣辣的。在窑厂住了几天，楚品梅就知道了，原来砖老板家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砖老板不可能跟她结婚。砖老板之所以愿

意把她留下来,不过是把她当成了一个泻火的工具,她所起的作用跟小姐差不多。说跟小姐差不多吧,她得到的又不是小姐的待遇。自头一天砖老板给了她三百块钱见面礼之后,就不愿意再给她钱。她跟砖老板要钱,砖老板问她要钱干什么,说窑厂上花不着钱。窑厂在一个很荒僻的地方,前不挨村,后不靠店,连鸡鸣狗叫都听不到。窑厂里除了几个做砖坯子的农民工和一个做饭的伙夫,别的就没有什么人了。有一天,她跟伙夫提出,她想吃鱼。她从小是在江边吃鱼长大的,到窑厂这么多天,连一次鱼都没吃过。伙夫让她跟老板说,老板同意买鱼,伙夫才敢买。伙夫悄悄对她说,两个多月前,老板包了一个小姐,谈的价钱是一个月给小姐一万块钱。一个月过去了,老板拖着,不给人家小姐钱,说等卖了砖再给钱。又一个月过去了,砖也卖了两窑,老板还是不付给人家小姐钱。老板反过来跟小姐要劳务合同,说没有劳动合同,空口说白话是没有凭据的。最后,小姐是哭着离开窑厂的。楚品梅明白了伙夫的意思,问伙夫,她应该怎么办。这时,伙夫就给她介绍了一个新的对象,说那个对象的老婆死了两年多,想女人想得团团转。说那个对象家里有房子,有地,有粮食,有存款,去了就可以当家,可以过安稳日子。还说那个对象老实、本分,对她不会错。于是,出生在湖北的楚品梅,就来到了这个地处中原腹地的古老村庄,在鳏夫宋喜良家里住了下来。

宋喜良的娘,一见楚品梅就很排斥。她说这个外面来的女人一看就是个妖精,身上冒出来的都是妖气。妖精是干什么的?是吸人的,既吸人财,又吸人血。等把你的财吸完了,把你的血吸干了,她就现了原形,就跑了。宋喜良的大哥,也反对三弟收留楚品梅。大哥倒没有把楚品梅说成妖精,他说外面来的女人你不知根、不知底,她们都是带膀子的,她们能飞到你这里,也能飞到别的地方去。你把她的

毛一点儿理不顺，她翘子一撩就飞走了。大哥在镇上做木材生意，兼打制棺材。宋喜良在大哥手下打工。以前，宋喜良骑一辆破自行车，到木材厂上班是准时的。自从家里有了一个女人，宋喜良上班老是迟到。大哥训斥他：看你这点出息，八辈子没见过女人吗！买这样一个女人，还不如买一只母羊。母羊可以拴到床腿上，拴到年底可以杀掉吃肉。买这样一个女人，到头来只能鸡飞蛋打。宋喜良解释说，楚品梅不是他买来的，是经别人介绍，楚品梅自己愿意留下来的。大哥说：你就等着吧，到时候你比正儿八经买一个女人花钱还要多。宋喜良有两个孩子：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女儿在读初中，儿子上小学四年级。两个孩子对突然到来的楚品梅一时也不能接受。宋喜良让两个孩子给楚品梅叫妈，两个孩子把楚品梅看了看，都塌下了眼皮，没有叫出口。他们的亲妈因为跟爹生气，喝农药死了，他们心里想的还是他们的亲妈。至于村里别的人，不是冷眼旁观，就是笑眼旁观，宋喜良爱娶鸟就娶鸟，爱娶鸡就娶鸡，他们才不管呢。过去村里只养土狗，现在北京的京巴儿，西藏的獒串子，还有德国的黑背狼狗，不都进来了嘛！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外来的女人味道新，宋喜良想尝就尝呗。什么新鲜味道都是前几口，尝过几口就不新鲜了。

不管亲人和村里别的人态度如何，反正宋喜良是把楚品梅留在家了，让到床上了，搂在怀里了。没女人的日子不好过，没女人的家不算个家。失去了妻子，他才体会到女人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。一根筷子夹不起饭菜，两根筷子才能把饭菜夹起来。楚品梅的到来，使他从一根筷子变成了两根筷子。双木桥好过，独木檩难沿。有了楚品梅，他眼前的桥就成了双木桥，好过多了。

楚品梅带给宋喜良的具体好处，让宋喜良一时难以胜数。楚品梅是一个爱干净的人，来到宋喜良家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打扫

卫生,使家里的卫生状况大为改观。在楚品梅来之前,宋喜良家的被子不知多少年没拆洗过了,随便在床上窝巴着,套子滚成了疙瘩,像包着一包死猪娃子一样。花格子粗布床单不见了花格子,只剩下黑色。床单上充满尿臊味不说,用手一摸还涩拉拉的,一抓似乎就能抓到颗粒状的东西。床上的用品洗起来不方便,宋喜良身上穿的衣服、脚上穿的袜子,总应该常洗吧?不,他连自己身上穿的东西也不常洗。拿他脚上穿的一双尼龙袜子来说,袜子脱下来,硬得都能在地上立起来。袜子里所包含的强烈的负能量,几乎能把人熏得背过气去。宋喜良家有四间屋子,哪间屋子里都是脏、乱、臭。屋顶上结着蜘蛛网,垂着灰穗子。床下面扔着烂鞋子、破罐子。三屉桌上积累的灰尘,可以用手指在桌面上画字,画猪是猪,画狗是狗。拉开抽屉一看,其中一个抽屉竟被老鼠做成了窝,老鼠刚生了一窝尚未长毛的粉嫩的娃子。灶屋里更是糟糕,锅碗瓢盆没有一个干净的。掉在锅台上的面条长了毛,像是一条毛毛虫。楚品梅对宋喜良说:宋喜良,你的家这叫家吗?简直就是一个猪窝,比猪窝还猪窝。宋喜良嘻嘻笑着说:这不是等你来嘛,你一来就好了。

楚品梅让宋喜良买回一台洗衣机,把洗衣机放在院子一角的压水井旁边,在院子里摆开了战场。她分期分批,把家里该拆的东西都拆了,把能洗的东西都洗了一遍。院子里扯了晾衣绳,她每天都把晾衣绳上晾得满满的,像是挂满了万国旗。楚品梅把被子重新套过,床上铺上了新买的细布花床单。以前,儿子和宋喜良睡在一张大床上,现在他们给儿子在另外一间屋铺一张小床,让儿子单独睡在小床上。楚品梅对个人卫生更是讲究,每天睡觉前,她必定用热水洗屁股,洗脚。她自己洗了不算完,还要求宋喜良也要洗屁股,洗脚。楚品梅把烧好的热水端到宋喜良面前,说洗吧。宋喜良以前的老婆从没有这

样伺候过他，楚品梅的伺候，让他觉得很受用。头两天，楚品梅让他洗，他都乖乖洗了。第三天，楚品梅再让他洗，他就有些嫌麻烦，说他的屁股不脏，脚也不臭，不用洗了。楚品梅说那不行，不洗就不让他上床。床是什么？有了女人，不让他上床，等于不让他上身。宋喜良说：好好好，我洗。

在床上，楚品梅与原来的老婆的行事风格也不一样。宋喜良跟原来的老婆办事，上去就上去了，下来就下来了，事前没什么前奏，事后也没什么尾声。而楚品梅一点儿都不着急，让宋喜良吹了拉，拉了弹，把前奏弄得挺长。事办完后，楚品梅也不许宋喜良闭眼就睡，她还要和宋喜良说一会儿话，把尾声拖得袅袅的。宋喜良跟原来的老婆办事，时间有短也有长，但老婆从来都是闷头闷脑、闷手闷脚，像哑巴逮驴一样。然而，宋喜良想让楚品梅叫嚷，又不想让楚品梅叫嚷。想让楚品梅叫嚷，是他从中得到了一种成功感，对他也是一个难得的刺激。他算是体验到了，外地的女人和本地的女人就是不一样。仅凭这一点，他就得把楚品梅牢牢压在身子底下。不想让楚品梅叫嚷呢，是怕他儿子听见。儿子已经懂事了，楚品梅叫得像杀猪宰羊一样，对儿子影响不好。宋喜良管楚品梅叫老楚，说：老楚，老楚，小声点儿，别让儿子听见。

楚品梅说：我干吗小声，老子就是要大声叫，谁想听见谁听见。

宋喜良说：好好好，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，行了吧！

楚品梅喜欢自称老子，以老子自居。宋喜良和她三句话说不好，她就说老子如何如何。这地方都是男人自称老子，没见过哪个女人称老子的。有的女人为了高抬自己，贬低别人，顶多自称一下姑奶奶，并没有超越自己的性别。而楚品梅以母鸡冒充公鸡，显然是把他们老家的习惯带了过来。

宋喜良家的西间屋里有一个挺大的粮食茺子，茺子里盛的都是小麦，恐怕五千斤都不止。每到夜晚，成群结队的老鼠就跳进麦茺子里大吃大嚼。它们吃得鼓着肚子不说，还把茺子当成了厕所，在里边又撒又拉，让人气恼。宋喜良跟邻居学了一个办法，在麦子上方封了一层塑料布，又在塑料布上面盖一层半拃厚的草木灰，这样，老鼠跳进麦茺子里一折腾，就会被草木灰眯了眼睛，陷入盲目状态，就没法糟蹋小麦了。这个办法实施头两天，老鼠大概处于探索阶段，麦茺子里消停一些。但两天过后，夜间的麦茺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，老鼠们又跳又叫，像是在集体欢呼所取得的新胜利。宋喜良拉亮电灯，走过去一看，发现邻居和他都低估了老鼠们的智力。老鼠们刨开了草木灰，露出了塑料布，并把塑料布咬开一个个洞口，钻进洞里照样吃麦。楚品梅到来之后，宋喜良领她围着小麦茺子转了一圈，正要对着楚品梅夸耀，说就算到了灾年，就算田里颗粒无收，这些小麦也够他们全家吃三年的。不料，楚品梅把被老鼠刨得乱七八糟的小麦茺子看了一眼，对宋喜良指示说：你把这些小麦统统卖掉。

宋喜良以为楚品梅跟他说笑话，说：开玩笑，什么东西都能卖，小麦是不能卖的。家里有粮食，心里才踏实。

楚品梅说：狗屁，还说对我好，我看你一点儿都不理解我。我让你把小麦卖掉，换成大米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换成大米干什么？我听说老鼠爱大米，要是换成大米，招来的老鼠更多。

傻×，我看你就是一个老鼠，你的头脑还比不上老鼠聪明呢！老子生在鱼米之乡，从小是吃大米长大的。有大米吃，就是有饭吃；没有大米，吃什么都不算吃饭。老子要是没饭吃，怎么给你洗衣服，怎么给你做饭，怎么伺候你！楚品梅对付老鼠，也有自己的办法，她说：